

Xiron

这里的故事与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

假烟窝点 传销窝点 黑砖窑 黑工厂 黑医黑诊所

暗访十年

第二季

无数次

李么傻◎著

不愿被人启齿
的真实与无奈

用最危险的体验 为数亿都市底层**说真话!**

中国社会问题最撼动的声音，裸陈你所不知道的社会另一面!

天涯社区有史以来最火的热帖，上百家媒体**关注报道**，

上千家网站、论坛**转帖连载**，触动无数网民最敏感的神经!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暗访十年

第一季

无数次死里逃生

李么傻◎著

不愿被人启齿
的真实与无奈

这里的故事与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

假烟窝点 传销窝点 黑砖窑 黑工厂 黑医黑诊所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暗访十年. 2 / 李么傻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0.7

ISBN 978-7-222-06598-7

I. ①暗…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16089 号

暗访十年. 2

作 者: 李么傻
策 划: 俞根勇
责任编辑: 朱海涛
执案编辑: 俞根勇
装帧设计: 颜森设计工作室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政编码: 650034
网 址: <http://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6598-7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引子 30 岁的报童

八年前的那个冬天，我来到了这座沿海城市，来到了这家有名的报业集团。

我不是记者，是一名发行员。这个报业集团招聘记者的门槛非常高。首先要毕业于全国知名大学，后来，我才发现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本科毕业生在这里都算低等文凭，海外归来的硕士博士一抓一大把，而我却毕业于一所三流大学；其次，要有全国知名媒体的从业经验，而我从业经历坎坷，既在倒闭了的报社工作过，也在县级报社“滥竽充数”过，这些，无疑都是我履历中的“污点”；再次，要拥有在全国范围内影响深远的稿件，而我因为最近一年就业的报社都是三流四流的报社，稿件再好，也没有丝毫影响力。

然而，只要能进这家全国知名的报业集团，发行员我也干。

这家报业集团下面有将近十家日报、周报、周刊、杂志。而我是集团下面一家刚刚创刊的周报的发行员。

每天早晨，我从发行站领到 100 份报纸，然后站在商场、车站、城中村村的村口，扯着嗓子叫喊着：“卖报纸啊，最新的报纸。”其实，报纸一周出一期，一周只有一天是最新的，其余的都是旧的。

记忆中，那年的冬天异常寒冷，冷风刺骨，我站一会儿，就会浑身打哆嗦。为了驱除寒冷，我不得不停地走动着，跺着脚，摇晃着双腿，像一个上紧了发条的变形金刚。经常地，一个早晨也卖不出十份，而卖十份赚到的钱，还不够我吃一碗馄饨。

为了多卖报纸，我不惜出卖“色相”，见到有单身女孩走过来，就拦住说：“小妹，买份报纸吧。”女孩子看到我黧黑的面容和寒酸的衣着，急急忙忙地绕道走过。女孩子不愿意买，我便改变策略，专门找那些带着女孩子的男子，在他们呢喃私语的时候，在他们在我的视线

里出现的时候，我就突然跑过去，说：“大哥，一元钱，买份吧。”这一招果然见效，很多男子都愿意在女孩子面前扮大方。这样，我一天也可以卖到 100 份报纸了。每份报纸的提成是 0.15 元，我每天可以收入 15 元。

很早的时候，看到那些黑白经典影片中，腋下夹着一叠报纸，边跑过黄包车，边大声叫喊着“号外，号外”的报童，我心中就会泛起一阵酸楚；而现在我也在卖报纸，不同的是，我不是报童，我已经快要 30 岁了，古人所说的而立之年，我还没有立起来，还趴在泥泞中。但是，我从来没有气馁过，我是抱着一线希望来到了这个全国知名的报业集团，我幻想着有一天也能在那幢像心中圣殿一样的大楼里上班。

那一年的冬天，我常常会来到那幢大楼前，隔着一条马路，望着它。那些从那幢大楼出出进进的编辑记者们，没有人会想到，此刻就有一个人站立在他们对面，眼中闪现着猎豹一样的渴望，心中卷起万丈狂澜。他相信自己用不了多久，就会成为那幢大楼里的记者，而且一定会成为这幢大楼里最出色的记者。他有了奋斗目标，像饿极了的雄狮，太需要在草原上纵情驰骋，然后将猎物按在爪下，撕成碎片。

生活中只有一条死路，其余的都是活路。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走进那幢大楼里。

做发行员的日子很辛苦。有一天，发行站开会，站长说，报社发行部规定，每人在这个冬天要完成 200 份的征订任务。

我们这个发行站只有二十几个人，很多人都是本地人，还有些人在兼职。站长是一名退伍军人，留着光头，身材魁梧，看起来面目狰狞。听说他以前在部队是连长，所以，他把我们都当成了新兵，动不动就破口大骂，谁要敢反抗，他还会拳脚相加。

别的发行员都有自己的路子。有人的亲戚当领导，一个电话打过去，下级部门就将 200 份报纸的征订款送过来了；有人的亲戚干税收，菜市场的每个摊位一人一份报纸……我是外地人，刚刚来到这个城市，举目无亲，形单影只，我只能依靠自己。

第二天，我搬了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摆放在一家商场的门口，我还写了一张征订广告摆放在桌子旁边。一天过去了，我眼巴巴地看着每一个

从我面前走过的人，盼望着他们会来订一份报纸。然而，没有，这家刚刚创刊的报纸，人们都没有听说过。

夜晚，我准备改变方式，变被动防守为主动出击。

那时候，我住在城中村里，这是这座城市最大的城中村。城中村里有很多店铺。天亮后，我来到一家家做小生意的店铺，磨破嘴皮，求爷爷告奶奶，祈求人家能够订一份报纸，然而，一天过去了，我只完成了一份报纸的征订任务。

城中村里居住的都是穷人，做小生意的也都是穷人。一年几十元的订报款，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笔巨大的开支。

怎么办？我如何才能完成剩下的199份的征订任务？

当时的我就像一匹饿得太久的猎豹，任何一个从我眼前走过的猎物都不会放过。这种疯狂彻底激发出了我的潜力。

报纸没有人征订，关键是因为没有知名度，市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份报纸。怎么办？我想出了一个办法。有一天，我走进发行站，向站长要了几百份没有卖出去的旧报，站长问：“你要这些旧报干什么？”我说：“有很大用处，明天你就知道了。”

第二天凌晨三点，我骑着报社发的自行车，自行车的后座两边，一边是一桶几个小时前熬好的浆糊，一边是那几百份陈旧报纸。每到一个路口，我就跳下自行车，在墙上贴一张报纸。

第二天早晨，全市都知道了这座城市有这样一张新创刊的报纸。我骑着空荡荡的自行车，看着每个路口都撅起一堆看报纸的屁股，得意扬扬地回到了城中村。

当天黄昏，我在城中村睡醒后，就溜到了一个小区里，那时候的小区管理也不像现在这样严格，戴着大盖帽的保安形同虚设。我乘着电梯，一路登上了顶层，然后一家家敲门。那时候，正是都市白领们下班做饭的时间，家家都会有人。我一家挨着一家敲着门，说明来意，请求他们订阅我们的报纸。有些人说：“哦，这张报纸我知道，今天满大街都是的。”我就趁机说：“对呀，报纸影响力多大啊，您不订阅，真的可惜。”就这样，我依靠油嘴滑舌，总能在一幢大楼里订阅到十几份。

但是，也有吃闭门羹的时候，有的人隔着防盗门，刚刚听懂我的来

意，就骂一声，恶狠狠地关上了木门。我便站在门外，也隔着木门恶狠狠地在心中骂对方。这样，两相抵消，我又兴高采烈地敲响下一个住户的房门。

我在那天凌晨三点的疯狂之举，轰动了报社，站长笑着对我说：“干工作就需要这种不怕牺牲的精神。老总开会表扬了我们发行站，你他娘的真给老子长脸。”然后，军人出身的他把发行竞争当成了一场战役：敌人占领了山头，我们在山脚下，怎么办？就采取偷袭，夜晚发起攻击，趁着混乱将敌人赶下山去。“他妈的，有这股狠劲，啥事都能干成。”

我靠着一家一家敲门，也终于超额完成了200份的征订任务。此后的两个月，报社的发行局面打开了，当然不是我夜晚刷墙的功劳，而是报社做广告的结果。然后，我们发行员的日子就好过了。每天早晨，我只要把报纸发送到一个个报刊亭，再投送到订户门口的报箱里，就算完成了一天的任务。这种日子悠闲而随意，但是月薪不到一千元。

那年元旦，报社举行迎春酒会，我因为业绩排列在报社发行部的前十名，而在被邀请的行列。

在那次酒会上，我认识了很多以前听到而从来没有见过的全国知名记者，认识了享誉国内的报界精英。我想，如果我在发行部门一直干下去，也会干出一番成绩的。然而，我一直想做记者，做记者一直是我心中的梦想。我盼望着，有一天，我能够和这些享誉全国的记者坐在一起，共同举杯。

那次酒会上，大家提议我的顶头上司发行站站长发言。他当时正在吃饭，他将满口的牛肉囫圇吞下去，然后站起来自言自语地说：“我说点啥呢？说点啥呢？”他紧张得脸红脖子粗。大家都忍住笑，看着他。僵持了几分钟后，他说：“算了，我啥也不说了。”然后坐下去继续吃他的腊牛肉。大家哄堂大笑。

那次酒会上，我还听到了总编的慷慨陈词，他的讲话在我的面前打开了一扇大门，让我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我发誓一定要好好努力，在这家报业集团里，从见习记者、记者、首席记者、主任、总编助理一直干上去，直到有一天，能够坐在他的身边。

他是我今生的奋斗目标。

那天，我回到城中村，在日记本上写道：“我要用三年时间，做这家报业集团的首席记者。”

目录

contents

引子 30 岁的报童 / 001

【第一章 暗访假烟窝点】 / 001

盛满梦想的城中村 / 002

来了一群神人 / 006

现实扛不过梦想 / 008

画家被打 / 014

一盒黄红梅引发的冲突 / 017

我也被打 / 021

窝囊的联合执法队 / 025

救了个娇娘 / 027

最后一个真正的思想家 / 029

“参与” 制假 / 032

进了老窝 / 035

多少欠了点情债 / 041

暴露了 / 044

行动 / 046

拦车自荐 / 051

一楼与顶楼的对话 / 054

梦想，照进现实 / 056

【第二章 暗访黑工窝点】	059
他乡遇故知	060
困境总会过去	062
加“黑”字的名词都是好题材	065
法国公司有点蒙	068
当上声讯先生	073
这里钱多，人傻，速来	084
骗子太多，傻子明显不够用	086
刨根	089
问底	094
水越来越深	095
黑对黑，也有抓瞎的时候	098
策反	101
漂泊的阿香何止一个	104
炒白银的虚拟交易	106
美丽结局	112

【第三章 暗访传销窝点】 / 119

我——三无人员	120
回乡	122
弟弟的传销瓜葛	131
最美的母亲和最帅的父亲	137
老子曾经是副局	140
刘芸的邀请	143
传销的洗脑术	151
受难记	162
神秘的《史记》	168
换窝	175
真人版“越狱”	182

【第四章 暗访黑医窝点】 / 193

爱了，散了 / 195

小城故事多 / 198

炮兵医院 / 204

将计就计 / 209

医改怪胎：民营医院 / 2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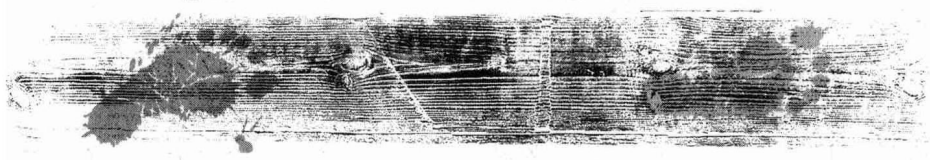
我的入“托”介绍人 / 229

地王之争 / 239

小旅社，大舞台 / 243

医托帮真相 / 247

【第一章 • 暗访假烟窝点】



盛满梦想的城中村

我一直在城中村里居住了一年，结识了很多朋友。一年后，当我成为那家都市报的记者时，城中村的朋友成为了我的线人，他们给我提供了很多线索，这些线索都是弥足珍贵的。

我在都市报的那个部门没有分口，没有线索来源，是城中村的朋友让我在竞争异常激烈的环境中，杀出一条血路，脱颖而出。

直到现在，工作不忙的时候，我还常常会来到城中村，看看自己当初起步的地方，看看自己住过的那间阴暗潮湿、只能摆放下一张单人床的房屋。在这间房屋居住的人经常会更换，但都是和当初的我一样贫困的人，满脸菜色，神情萎靡，郁郁寡欢。但我知道，每个人都有梦想。

城中村是一座迷宫。

城中村的道路四通八达，密如蛛网；城中村的道路又非常狭窄，曲里拐弯。几乎每一个刚刚从乡下来到城市的淘金者，都会选择在城中村居住。因为城中村的房租很便宜。

城中村就是一个小社会。

这里生活着社会底层的形形色色的人，他们操持着各种各样的职业，或者没有职业。城中村的道路异常逼仄，一辆自行车摠着铃声拖着煤气罐摇摇晃晃地驶过来，对面的行人就要躲避在两边的台阶上。两个小孩在巷子里追逐奔跑，整条巷子的行人都要停下脚步避让。城中村的道路两边都是店铺，这些店铺也打着城中村的烙印：缝纫铺、剃头铺、杂货铺、盗版碟片店、旧书铺、麻将摊、色情发廊……这些店铺都黑暗、狭小，生意清淡，门可罗雀。那些阳光能够照耀到的大街上，是不会有这样成本低廉、收入微薄的店铺的。

每个来到城中村的人，都是同样的贫穷和潦倒，而从城中村走出的人，有腰缠万贯的富翁，有写字楼里的精英白领，当然也有杀人越货的逃犯，也有依旧一贫如洗而实在混不下去只好回家的农民。

造车的编剧们，挖空心思，也构思不出他们精妙的故事来。居住在城中村的人，是一群被忽略的人，他们的生活不为人知。

那时候，和我住在一层出租屋里的，有两个卖刀的哑巴；一对找工作而终究没有找到，最后黯然离开的恋人；一家小工厂的几个女工，年龄都很小；一个妓女，经常在夜晚会把不同的男人带回来；一个公司白领，还没有签订合同，薪水低廉；一个做着明星梦的男孩子，每天早晨都去电影厂门口打听，是否需要群众演员；一个做着画家梦的无名画家，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画画；一对年轻夫妻，把孩子放在农村家中，幻想在这里买房买车，再把孩子接来，一家团聚；还有一个女孩子，做着歌星梦。

两个哑巴，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关系，一个年龄有30多岁，一个有20多岁。每天早晨，他们做完早饭，吃一半，留一半，留下的一半等到晚上回来再吃。吃完早饭后，他们就出去了，一人肩上挎着一个大大的编织袋。来到路口，他们席地而坐，从编织袋里取出案板、菜刀，还有一节铁丝。他们用刀背将案板敲得当当响，引来路人的注意。然后，他们把铁丝放在案板上，手持菜刀，一刀下去，铁丝短了一截；再一刀下去，又短了一截。他们兴奋地呀呀叫着，挥舞着菜刀，像挥舞着一面胜利的旗帜。

尽管菜刀很锋利，但是他们的生意并不好做。生意不好，他们的伙食就很差，难得有一次肉菜。有一天早晨，我刚刚起床，他们就敲我的房门，拉着我来到他们的房间，盛了一碗萝卜煮肉，硬要我吃。他们不会说话，但是，他们心明如镜，知道谁对他们好，就会加倍报答。

而我对他们的好，虽然只是偶尔走进他们房间，发给他们一人一根香烟。

那对没有找到工作的恋人，整天在房间里睡觉，难得看到他们出来，也难得看到他们做饭吃。他们整天喝水，依靠水分来维持生命。他们的房间里静悄悄的，不知道在里面干什么。他们都面黄肌瘦，沉默寡言。后来，女孩子先离开了，不知道去了哪里，不久，男孩子也离开了，他变卖完了房间里所有的东西。有一天，我走进他们居住过的那间空荡荡的房间里，看见墙上裱糊的报纸上，用圆珠笔写着几行字：“我不能这样下去了，我明天就要继续找工作。”“小丽走了，我一个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是一个失败者，我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原来，那些天里，这间安静的出租房里，曾经上演过一场凄绝的爱情故事。

那几个小女工是这一层住户里最快乐的人，她们很早就出去上班了，很晚才回来。一回来，楼层里就荡漾着她们的笑声。刚刚开始流行的歌

曲，她们就会哼唱。她们特别喜欢韩剧，经常会围坐在楼下小商店的门口，看着墙角摆放的一台小电视，看到夜深。她们幻想着会有韩剧中女主人公那样的奇遇，遇到一个骑白马的王子，将她们劫掠到宫殿里，此后过着衣食无忧、奴仆成群的童话一样的生活。她们文化程度普遍较低，都是初中毕业，在城中村的一家黑工厂里上班，这家隐藏在地下室的黑工厂，生产假冒名牌T恤和短裤。

妓女在城中村的一家按摩店里上班，有时回来，有时不回来，当她回来的时候，必定会带着一个面目不同的男人。妓女的房间是这层出租屋里最漂亮的房间，看起来很温馨。地板上铺着泡沫拼图，上面是各种动物的卡通图案。墙上装饰着镜面，看起来空间大了很多。那张睡过无数男人的床很宽大、很结实，让看到的每个人都想入非非。妓女的叫床声音嘹亮持久，常常会在夜半时分覆盖整幢大楼，让听到的每个人都面红耳赤。

而在这幢楼里，同时还住着一些十几岁的孩子，他们跟着打工的父母在这里居住，每天都听着这样的叫声睡去。

妓女的隔壁住着一名小白领。这名公司小白领刚刚大学毕业，对幸福生活充满了渴望和向往。他上班的公司在城中村附近的一幢高大的写字楼里，写字楼的前面常常会有宝马奔驰停在那里。小白领最津津乐道的是，他们老板有一辆宝马车，最新款式的，这样昂贵的轿车在全城也没有几辆。小白领还喜欢说，他们上班都用电脑，一人一台，办公室找不到一张纸，“无纸化办公啊。”他们的厕所里放着手纸，不用自己买，“如果不想用手纸，按一下墙上的按钮，就会把屁股冲洗干净，然后烘干。”小白领的工作环境让我们长时间羡慕不已，却又将信将疑。后来，我也在写字楼里上班，才知道了小白领那是在吹牛，恐怕克林顿同学上完厕所，也要用手纸，哪里会有什么“屁股烘干机”？

小白领最后修成了正果，经过漫长的半年试用期，终于和公司签订了合同，搬出了城中村。临走的那天晚上，他叫上我，还有画家——这可能是这层楼房里仅有的“文化人”——我们一起在一家像样的饭店里吃了一顿饭。小白领说，他的理想是开一家跨国公司，上班坐着飞机，早晨在欧洲，下午就来到了中国，指挥着全球业务。小白领神采飞扬，指点江山，让曾经沧桑的我无限羡慕。

画家是我在城中村最好的朋友，毕业于附近省会城市的一家美术学院，身材又高又瘦，像衣服搭在竹竿上，走起路来，衣服摇摇晃晃，真的

是“风度翩翩”。画家留着披肩长发，喜酒嗜烟，满嘴高深理论，让人听后如坠五里雾中，但又心生敬畏。

我经常 would 走进画家的房间，他的房间肯定是我这一生见到过的最混乱的房间，地面上、床铺上、饭桌上……凡是所有能够放置东西的地方，都放着各种油画的印刷品和书籍。达·芬奇和提香、拉斐尔挨擦擦地挤在墙角，徐悲鸿和罗中立、陈丹青齐头并脚地睡在床上，列宾和列维坦面对面地零距离，米开朗基罗坐在门后歪着脖子冷冷地打量着这一切……

画家回到房间，就会穿上蓝大褂，蓝大褂上都是点点斑斑的颜料。这是冬天，一束异常珍贵的阳光从“握手楼”的夹缝中照进来，画家坐在阳光里，手持画笔，满脸都是陶醉和幸福。而到了夏天，画家就会脱光衣服，只穿着一条裤头，在出租屋里作画。作画，是画家每天唯一的生活内容。

这座城市里经常会举办各种各样的美术展览，画家的油画最初悬挂在郊外农村展览室的墙上，少人问津；后来，他的油画走进了市中心的美术家画廊中，走进了那些美术大家的视线里。画家的油画作品价格越来越高，现在，他的一幅油画可以换一辆小轿车。

这些年来，我们还一直在来往。画家的生活依然狂放不羁，依旧是单身。画家说，他也经常会在当初居住过的城中村转悠，每当来到城中村，心中就有千言万语，汹涌激荡，但是又无法表达。

其余的人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名幻想成为歌星的女孩子。她高中没有上完就偷偷从北方一座小城市来到了这里，梦想着会遇到像王昆那样的伯乐。王昆当初发现了李谷一和韦唯，女孩子相信这个世界上不会只有一个王昆。女孩子的声音很像田震，沙哑而沧桑，那时候没有现在这样的模仿秀，不像现在这样可以在电视上PK。女孩子再像田震，也不会成为田震，田震在霓虹灯照耀的舞台上唱歌，女孩只能在心中唱歌。

那时候，女孩子经常来往于歌剧院和大学校园里，还有各种演出团体，幻想着会有人发现她，会有人推荐她。女孩子很精瘦，但是眼睛闪闪发光，充满了对艺术的狂热和执著。后来，女孩子去了哪里，她是否登上过舞台，我一直不知道。

来了一群神人

城中村装的不只是纯真的梦想。

城中村也是藏污纳垢的地方，那一扇扇经常关闭的房门背后，有超生的孩子、潜藏的罪犯、卖淫的团伙、黑枪的贩子，以及种种从事着见不得阳光职业的男男女女，当然，也有假烟窝点。

假烟窝点是从那年的元旦过后开始出现的。

后来，听说这些人是因为邻省加大了打击力度，便搬迁到了两省交界处的一座小城市。时隔不久，小城市也加大了打击力度，这些人便像候鸟一样迁徙到了这座城市里。

有一段时间，城中村里突然多了一些讲着闽南方言的人，多了很多陌生的面孔，这些人应该是以家庭为单位来到城中村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他们把城中村一楼空置的门店全部租了下来，却不做什么生意。门店里只摆放着一个树根雕刻而成的茶几和几把木椅，墙边摆放着一个鱼缸，鱼缸里养着几条颜色鲜艳的热带鱼。这些门店开门都非常晚，总要在吃过中午饭后，一家家才拉起卷闸门。而拉开门后，他们也不做生意。这些操着闽南口音的人，常常地，坐在里面喝茶聊天。他们生活悠闲而随意，他们依靠什么生活？

那年元旦过后，我注意到了这个奇怪的现象，但是我并没有特别留意。城中村汇集了全国各地的人，操着各种口音的人，新疆人卖葡萄干，甘肃人卖拉面，西藏人卖药材，东北人当保安，云南人卖茶叶，广西人卖米粉，安徽人当保姆，河南人收废品，湖南人开出租……现在，来了一批闽南人，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尽管如此，我还是注意到了闽南人带来的细微变化，小巷里多了闽南口味的餐馆，夜晚也有停驶在村口的大巴，这些大巴来往于闽南和这座城市之间。闽南人似乎很有钱，他们抽着高档香烟，穿着名牌衣服。然而，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在城中村居住？